



徽州文化的珍贵遗存 ——徽州祠堂

□ 安徽美术出版社 黄奇

对于立足徽学,揭示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,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,对徽州祠堂这一重要徽州文化遗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。

历史上的徽州宗祠是徽州社会最为重要的基层单位之一。数百年来,生活在徽州地区人们,时逢节日庆典,宗祠就成为人们追忆祖先、凝聚宗族人心、举办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的地点。徽州人重视宗族谱牒,因而宗祠在徽州的乡村之间星罗棋布。聚居的望族大姓有总祠,分居的支脉有支祠,甚至有专门为女性建立的“女祠”“庶母祠”。在徽州大地上,青山绿水间,庄严肃穆的祠堂随处可见。与粉墙黛瓦的徽州村落、民居交相辉映,为徽州当地人引以为傲。祠堂中留下的规训、族谱、碑刻等更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,凝聚着徽州先民对于修身、齐家的诸多智慧。祠堂的建筑、雕刻、绘画等为人们展现了徽商曾经的富庶与贾而好儒、明德至善的文化情怀。

迨至今日,尽管历经了数百年的世事沧桑,徽州境内仍留存的宗祠遗存仍然随处可见。今天人们徜徉其间,仍可不时地感受到昔日徽州宗族社会的文化影响。透过徽州宗祠建筑及活跃其间的人群以及诸多的相关活动,可以窥见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
牌坊、祠堂和民居,被世人冠以“徽州三绝”。而对于传统徽州而言,祠堂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,自明代中叶以后,徽州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,而祠堂则是宗族社会最为显著且重要的表征,也是徽州社会人们精神寄托和归宿的重要纽带,徽州祠堂在诸多方面记录了中国最为典型的宗族制度和文化的。

近日,由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策划并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,前后历时三年编撰完成《徽州百祠》一书,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公开出版。该书介绍了分布于古徽州歙县、黟县、绩溪、婺源、祁门、休宁境内,大大小小、风格各异的百余座具有代表性,保存完整古祠堂。书中对每一处祠堂的地理位置、姓氏渊源、祠堂行制(规制)、历史人物事件、文献记载进行介绍,对祠堂的建造结构、族规堂训、匾额、碑刻、祠产、雕刻等细节均有详细论述,此外除祠堂主线外,书中还涉及徽州商业、社会、民俗、教育等诸多侧面。该书采用纪实文体,按区县分布对于徽州古祠堂进行梳理介绍,从诸多侧面反映了传统徽州的社会历史文化,这

生产队里的打稻机声

□ 湖南南县 陈青廷

农村在搞大集体的年代,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人民公社没有改乡政府,大队没有改村民委员会,生产队没有改村民小组的时节,每年农村夏收和秋收的季节,生产队里那种“轰隆、轰隆”的打稻机声,至今还在我的脑际里回响。

我家住在农村,那时期,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。记得那时节,每遇生产队里搞“双抢”和抢收晚稻的时候,学校就会放“农忙”假,我和班上的同学,都会各自回到生产队里,参加抢收稻子的劳动。我们回到生产队里的第一天早晨,生产队长就会操起“喇叭筒”,把我们叫到队屋里,给我们分发镰刀,并安排当天的农事。谁谁跟哪一部打稻机走,割禾、递禾把子还是上打稻机,加入男劳力中,使劲踩打稻机,都是由自己决定。

将打稻机踩得“轰隆隆”飞转,是一种力气活。力气小的学生,尤其是女学生,自然都会选择割禾和递禾把子的农活。当然,像我那时力气大一点的男学生,就会被喊去,夹在两位男劳力中,踩打稻机,不过,我连续踩了几天打稻机,感到腰酸腿疼与筋疲力尽之后,便换去干几天割禾或递禾把子的活儿。

为了不误工时,那种年月,生产队里每年都会搞劳动竞赛,看看跟着哪一部打稻机跑的人,抢收稻子的面积大,稻草上的稻子打得干净,田里掉的稻穗少,不出现浪费的现象。对于劳动积极和农活干得好的人,每年在抢收季节结束后,都会推荐到大队管委会开总结表彰会,颁发奖状和奖品。可以说,在农村那种你追我赶、热火朝天开展劳动竞赛的激情岁月里,每年的夏收和秋收时节,农村金灿灿的田野上,农人和学生都会争分夺秒收割。尤其在“双抢”的季节,农人和学生口渴了,就派人送来一担凉茶或一担菜瓜到田间地头,让大家吃喝;吃中饭的时分,农人跑回家里,只匆匆扒了几口饭,饭还在喉咙里没下肚,就连忙赶到田里,继续收割稻子。

那时节,大家团结一心,劳动积极性极高。在打稻机后面出谷的人,不怕苦,不怕累,动作快

速,一担担的稻谷经他一弄,挑上肩,走中带跑地送到了队屋的禾场上。系捆稻草的人,每系扣一把稻草,就从打稻机边丢放的稻草堆里,抽出一子,将一把稻草尖锁牢,整齐有序地顿在田野里。那一件件的稻草把,像一行行站岗的士兵,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,守护着农人的田园。那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,在骄阳似火的抢收中,有人中暑了,就把事先带来的龙丹丸子和急救水服下,或叫人过来扯痧,就地医治;有人割禾时,不小心被镰刀划破了手指,就有人扯来一把巴根草,放在嘴里嚼碎,敷在受伤的手指上止血;有人要解手了,就跑到附近的沟渠边,遮羞地解决问题。

“双抢”期间,农人与学生披星戴月割禾和踩打稻机,收获稻子是常有的事。那时节,到过农村的人,经常在月夜里可以听到田野里响起的打稻机声。在那种传统农业生产的年代,农人们都清楚: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。那时节,抢收抢种,冬修水利,农村里的农事一环套一环,不能有半点耽搁。

记得那时节,在每年的秋收假里,天刚蒙蒙亮,田里的稻子还粘着露水,生产队长就会挨家逐户地把我们喊去割禾、递禾把子或踩打稻机。每次当冰凉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脚和衣袖时,都会使我不禁打起一个个冷颤。“轰隆、轰隆”的打稻机声响起来后,我们像打仗一样地忙碌着,全身的热血沸腾,身体便开始炽热起来。大家的吆喝声和打稻机的轰鸣声,汇成了一支欢乐的劳动交响曲。

时如白驹隙,一晃,四十多年过去了。广大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。如今,农人在收割的季节,采用的全是机械化抢收稻子。以往那种打稻机在我们的视野中已经淡去,打稻机那种“轰隆、轰隆”的声音,也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。不过,现在回想起打稻机的那种轰鸣声,还是感到有一种温馨和怀念呢。

菜园子几棵朝天椒

□ 阜阳 肖龙

春季的时候,母亲在菜园子里栽了很多辣椒。母亲种菜喜欢密植,这就导致了由于辣椒的品种不同,生长的状态也就不同:匍匐在地面旁逸斜出的是辣椒,扭着腰姿在密不透风的枝丫间委曲求全的是辣椒,挺着腰杆一个劲儿向上生长的也是辣椒。

这三种辣椒的生长状态中,我偏爱最后的这一种。从出了地面开始,一根独杆箭一般冲了出去,不枝不蔓,亭亭向上,目不斜视,好像这一辈子就认准了一个方向似的。母亲将这种辣椒叫做朝天椒,只是种的比较少,只有几株。种子也不是买的,是村子里有人种了连片的几亩地,去年收获后,遗弃了几棵。母亲将它们拾回来,将种子小心收起来后,春天时连同其他品种的辣椒一同种在了地里。

我曾问母亲,这些种子能发芽吗?母亲说,能。还真让母亲说中了,出了几棵苗。只不过这几棵辣椒是非常有个性的,在其他辣椒刚刚感觉到春天的温暖,便浮躁地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时,这些朝天椒的种子们纹丝不动地呆在地下,不急不争,非常有定力。当其他辣椒已经枝叶繁茂,在菜园里四下生长,贪婪无度地抢着本来就不大的生长空间的时候,它们方才静静地,又是悄悄地,从地下钻出来,在挤挤挨挨的丛林中,不经意地绽出一星点新绿。而当盛夏过去了,其他辣椒在秋风的威逼下,更加卑微地向这个世界弯下腰,苟延残喘地挣扎着准备向即将到来的冬天投降,这些朝天椒方才开始挂果。一个个细梭子形状的小辣椒三五成簇,亭亭直立着,在深秋的暖阳下尽力宣示着一种生命的昂扬。

整整错过了一个花果期的成长,让我不得不对朝天椒另眼相看,是它们的自然属性使然,还是它们本来就有着不同于其他辣椒的个性呢?我之所以不喜欢其他辣椒,还因为它们对周边环境的委曲求全。当这些辣椒进入旺盛的生长期,密不透风的生长环境让它们失去了自我,不断地蜷缩着骨骼,变得纤细、脆弱,以利于它们寻求生长空间,哪怕龟缩在别的辣椒下面。当辣椒结果,那些辣椒更是没了它们名字那般的泼辣大气,在环境的驱使下变了节,绿色里泛着淡黄,浅红里又带着淡紫,总是一脸的病怏怏的样子,吃起来也没了辣味。

而朝天椒不一样,它们是有信仰的,在密密麻麻的辣椒丛中,它大抵是一心向往蓝天和自由的,所以只向上生长。等冲出了包围,方才发出几枝,但一样是向上生长的,让人不免想到西北戈壁滩上那些凌空生长的新疆杨,想到一个词:团结向上。

结果后,这些朝天椒也是一个个直直地向上站着,就像有了手臂,紧紧地抱成一团。它们颜色深绿,泛着光泽,让人看一眼就会喜欢上。经过了几个秋日太阳的爱抚,它们的脸上迅速染上了鲜艳的红色,是那种纯粹的红,不夹带一丝半点的杂质。那是朝天椒这一生应该焕发的本色,是太阳的颜色,也是生命的颜色。从青春到成熟,不矫揉造作,不拖泥带水,不因为环境的威逼便轻易妥协、变节。我喜欢这几棵朝天椒。它让我想到了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那些不屈不挠的生命,也让我想到了身边那些为了信仰而坚持不懈、不息追逐的人们。

